

M O R T A L I T Y

人之将死

[美]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著

Christopher Hitchens

赵菲菲◎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M O R T A L I T Y



人之将死

[美]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著
Christopher Hitchens

赵菲菲◎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之将死 / (美) 希钦斯著; 赵菲菲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6

书名原文: Mortality

ISBN 978-7-5086-3918-5

I. ①人… II. ①希… ②赵…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 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4405号

Mortality

Copyright ©2012 by Christopher Hitchen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hristopher Hitchens

An Imprint of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New Y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人之将死

著 者: [美]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译 者: 赵菲菲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38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3918-5/I·373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今年春天，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有个名叫埃米尔·赫希（Emile Hirsch）的年轻演员异常兴奋地找到我。他知道我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共事多年，很想找个认识克里斯托弗的人聊一聊他。他读过《希奇 22：回忆录》（*Hitch-22*）^①，基辛格那本书^②也读了不少。他说，克里斯托弗的文章对他的影响几乎独一无二。

①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 2010 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原书名 *Hitch-22* 套用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代表作《第 22 条军规》（*Catch-22*），希奇（Hitch）是希钦斯（Hitchens）的昵称。——编者注

② 这里指的是希钦斯写的《亨利·基辛格的审判》（*The Trial of Henry Kissinger*）。——译者注

在克里斯托弗过世后的几个月，我有过几次类似的邂逅，这些年轻人不吐不快，非得谈谈他的文章如何触动他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犀利锐评”这个领域，克里斯托弗无人可敌。但是，在他的顽皮无畏中，在他飞速运转的思想世界，在他亲切而难料的随性不羁中，有些东西深深触动了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正如二三十年前的亨特·汤普森（Hunter Thompson）^①。年轻的埃米尔问会不会举行悼念仪式，我告诉他会在纽约举行这么一个仪式，暂定在4月20日。

悼念仪式就在4月20日举行，地

① 亨特·汤普森（1937~2005）是美国传奇作家，“刚左”新闻（Gonzo Journalism）的开创者，被《纽约时报》称为“Blog精神教父”。刚左的报道风格“基于福克纳的思想，即最好的小说远比任何一种形式的新闻更为真实”，旗帜鲜明地反对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中的客观、中立、真实原则，认为不可能存在真正“客观”的报道，对于一个记者而言，应该尽可能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写入新闻，努力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才是最重要的。——编者注

点是格林尼治村库柏联合学院 (Cooper Union) 的大厅。我在《名利场》杂志 (Vanity Fair) 的同事艾梅·贝尔 (Aimee Bell, 克里斯托弗在杂志社多年的编辑同事) 和萨拉·马克斯 (Sara Marks) 组织了朗诵会, 朗诵的内容都选自克里斯托弗的作品。我们希望把节目安排得舒适周到, 绝不悲情伤感。英语文学界的杰出人物悉数到场致意, 慰问他的妻子卡罗尔 (Carol) 和三个孩子。马丁·埃米斯 (Martin Amis)、汤姆·斯托帕德 (Tom Stoppard)、萨尔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①、伊因·麦

① 萨尔曼·拉什迪, 印度裔英国作家, 因 1988 年出版的英文小说《撒旦诗篇》中涉及对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的不敬内容引起极大争议, 作者本人也是毁誉参半。——编者注

克尤恩 (Ian McEwan) 和詹姆斯·芬顿 (James Fenton) 都到场并发言。编辑如安娜·温图尔 (Anna Wintour)^①、戴维·莱姆尼克 (David Remnick)、吉姆·凯利 (Jim Kelly) 和里克·施滕格尔 (Rick Stengel) 也来了，还有克里斯托弗的弟弟彼得 (Peter)，安德鲁·萨利文 (Andrew Sullivan)、克里斯托弗·巴克利 (Christopher Buckley)，安德鲁和莱斯利·考克伯恩 (Andrew and Leslie Cockburn) 夫妇以及他们的女儿、优秀的演员奥莉维娅·维尔德 (Olivia Wilde)，

① 安娜·温图尔，时尚杂志《Vogue》美国版主编，据说她曾为奥巴马参加 2012 年美国总统竞选发起筹款活动，并一举拿下 4 000 万美元。——编者注

还有安德鲁的弟弟帕特里克 (Patrick)。

布什政府派前副防长保罗·沃尔福维茨 (Paul Wolfowitz) 作代表——克里斯托弗曾在伊拉克战争前令人费解地右转，这是那时候留下的残余。好莱坞由西恩·潘 (Sean Penn) 代表，还有我很高兴看到的年轻人赫希。

悼念仪式之后，众人回到附近的韦弗利酒店 (Waverly Inn)，在阳光下喝酒抽烟，追忆克里斯托弗生前的种种。那是沉浸在悲伤中的一天，但那个下午却有某种神奇的特质，延续到晚上乃至午夜：当时还有十几个人仍然没走。对于在场的人来说，克里斯托弗的悼念仪式是一种“不期而至的发

生”（就像我们在 60 年代常常说的那样）^①，将长久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因为克里斯托弗是世间的奇人。他是智者、魔法师、捣乱的家伙、忠诚可亲的朋友。他的渴求永不满足，对香烟，对威士忌，对伙伴，对杰出的文字，还有最重要的，对交谈。他的产出与摄入同样多，这是他身上的奇迹。过去 40 年，你很难再找到能像他这样源源不断地写出精妙的专栏、随笔、文章和著作的作

家。他经常写，不断地写，事实上，他一直写到最后。而且克里斯托弗写得很快，常常不打草稿，甚至不做修改。也

① “不期而至的发生” (Happening)，也称偶发艺术，原是美国拉特格大学《人类学家》杂志的一个栏目标题，1959 年，A·卡普罗遂用来描述一种艺术创作状态，60 年代则用来专指这一美术现象——以表现偶发性的事件或不期而至的机遇为手段，重现人的行为过程，昭示人的本能反应。——编者注

许他下意识里知道，自己在这个舞台上的时间将在第二幕终止，所以他争分夺秒地吸收一切，再释放一切。我还记得1991年的一次午餐，当时我在《纽约观察家报》(*New York Observer*) 当编辑，他、艾梅和我在麦迪逊的一家餐馆一起吃了个便饭，那家餐馆现在已经不在了。克里斯托弗的稿子下午三四点就得交。餐前几杯威士忌，餐中几杯葡萄酒，餐后几杯白兰地：这是他的摄入。跌跌撞撞回到办公室，我们给他撑起一个摇摇晃晃的桌子和一台老式好利获得牌打字机，他噼噼啪啪不到半小时就“产出”了一篇1 000字、几近完美的专栏文章。

克里斯托弗是1992年我到《名利场》杂志后最初联络的作家之一，在此六年前，我曾请他为《间谍》杂志(*Spy*) 撰文，但被礼貌地拒绝了。《名利场》的要约附了报酬，他

接受了，并从此成为杂志的招牌专栏作家，这是值得我永远骄傲的一件事。除了（2009年去世的）多米尼克·邓恩（Dominick Dunne），没有哪位作家（比他）与《名利场》的关系更深。对克里斯托弗来说，没有什么题目太大或太小。20年来，他几乎去了你可以想到的所有热点地区。他还以自己的专栏为名承受种种羞辱和不适。我有次派他去“挑战”纽约市最吹毛求疵的一项法律——骑车时双脚不得离开踏板。在那期专栏的配图上，克里斯托弗骑着一辆小自行车飞速穿过中央公园，两腿抬着，让人联想到莫斯科大马戏团里的表演。有一次，在《时尚先生》杂志（*Esquire*）的老手汤姆·海德利（Tom Hedley）建议下，我派他体验自我改善之旅，做个三期连载。他为此要接受无数次治疗，翻新牙齿一带和其他暗区。还有一次我建议他去市中心一家口碑不错的

蜜蜡脱毛馆，清理一下他们用不文雅语言形容的所谓“下面、后面和缝里”。他努力去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几秒钟后，他紧张地笑了笑说：“试试吧……”

克里斯托弗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完美典型。你感觉他好像在为你写，而且只为你一个人。因此，很多读者感觉仿佛认识他。和他一起走过纽约街头或者机场航站楼，就像护送一位电影明星穿过人群。克里斯托弗不仅勇敢面对疾病，也勇敢地运用思想和文字。他不在乎落在传统自由派理念的舒适保护圈外：在伊拉克被入侵之前采取主战立场只是一个例子。在那些黑暗的日子，朋友们都自动与他疏远。但是，他坚持自己的主张。1995年，他抨击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那件事颇为出名。在那之后，我们的一位特约编辑，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怒气冲冲地来到办公室，宣布

取消订阅我们的杂志。“你不能取消，”我说，“杂志是免费送你的。”多年前，在克林顿弹劾案如火如荼时，克里斯托弗和他的朋友，也是当时的白宫官员西德尼·布卢门撒尔（**Sidney Blumenthal**）有过一次非常公开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两人之间的对话哪一部分算是公开的言论，哪一部分不是。那段时间，克里斯托弗不得不经常在电视上为自己辩护。他看起来很糟，我提出带他到纽约换换造型，调整一下，离开镜头一段时间。杂志社当时很有钱，我们为他置办了新的西装、衬衫和领带等等。时尚部的人问他穿多大码的鞋时，他说他不知道，脚上那双是借的。

哀悼他过世的公知和好友汇聚各界名流，我都不知道该从谁开始列这个名单，而且哀悼者并不限于前来参加悼念仪式的人。克里斯托弗青春年少且气味还比较芬芳的时候也有

不少女性仰慕者，包括但当然不限于温图尔女士。克里斯托弗的妻子卡罗尔，也是作家、电影人和传奇的女主人，在如何对待他这么一位上流人物上确立了很高的标准，既包括他健康的时候也包括他身体虚弱的时候。能够受邀去他们在华盛顿哥伦比亚街那套大公寓做客，是在他们的朋友圈甚至圈子外围的珍贵回报。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我们常常在那儿举行“反白宫记者晚餐会”，他称之为“落选派沙龙”（*Salon des Refuses*）。在那儿什么人都能见到。从最高法院的法官到右翼的话匣子，再到芭芭拉·史翠珊（*Barbara Streisand*）和其他一些左翼的标志人物。他是个好朋友，也希望朋友们都好。因此，他有很多朋友。

克里斯托弗令人羡慕的事业历程始于他在英国《新政治家》杂志（*New Statesman*）充满激情的新闻报道，然后

向美国发展。他为各家报刊撰稿，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和《哈泼斯》杂志 (*Harper's*) 到网络杂志《石板》(*Slate*) 和《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我们都把他说成自己刊物的专栏作家。他是演讲界的传奇，可以跟任何人辩论任何事。他得奖无数 (尽管他的写作并非由此激发)，并在最后 10 年写了若干本畅销书，包括广受好评的回忆录《希奇 22：回忆录》，终于为家人赚了点钱。在生命的最后几周得知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感到很高兴，因为小行星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像星星一样。小行星以多变著称，于他是恰当的荣誉。

对朋友们来说，克里斯托弗将因为他睿智包容的幽默，和他难以令人置信的、几近苛刻的、在深夜大醉时仍然屹立不倒的记忆力而被怀念。对于我们，他的所有读者来说，克

里斯托弗·希钦斯将因为他留下的文字而被怀念。这最后的文字，没有一丝伤感或自怜，是他最后的作品之一，也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

格里登·卡特

2012年6月，于纽约

M O R T A L I T Y

人之将死